

悬疑馆

总策划：白沙

006

# 桃花殓 I

初发

TAOHUA  
LIAN

梅成 著

桃花密咒，挑起古镇谜案  
女尸入殓，诡异丢失  
诡秘黑猫的出现，引出丝丝线索  
桃花劫、桃花恋、桃花怨……

When you look long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looks  
into you.



All is riddle, and the key to a riddle... is another riddl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桃花殢 I

初 发

梅 成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验. 1, 初发 / 梅成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201-07996-7

I. ①桃…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567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9.75印张

字数：175千字

定价：32.00元

## 目录

|     |          |
|-----|----------|
| 1   | 第一章 桃花密咒 |
| 41  | 第二章 噩梦之约 |
| 129 | 第三章 猫踪迷迹 |
| 179 | 第四章 香尸毒艳 |
| 265 | 第五章 古波诡村 |

## 第一章 桃花密咒



## 1

九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我走到将死的祖母的床边，发现她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那深陷的两眼如同一对无底的黑渊注视着我，随时都有可能将我吸进去。老照片上那双白净细长的双手，已然瘦骨嶙峋，但看上去坚韧无比。这时，她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顿时，我感到一阵剧痛，仿佛手臂被一只大铁钳夹住。祖母用尽全身力气沙哑地说：“小西，奶奶不想死，奶奶还没活够。”我战战兢兢地说：“奶奶……不……不会死。”祖母没有说话，沉寂了一会儿，她又问我，“还记得奶奶给你讲的幽冥镇的事吧？”我点点头。此时，祖母突然笑起来，虽然声音很小，但是她脸上却表现出无比诡异满足的神情。

祖母死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梦见黄昏的时候，祖母花白的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她穿着自己最喜欢穿的那件青布大襟褂站在我家大门口那棵老槐树下，静静地望着西南方

向。我想她一定在等什么人，便过去问：“在等谁？”祖母看见我，突然瞪着眼说：“你快回家去吧，离我远点！奶奶要走了，要去个好地方。”说完她又满足地笑了笑。我心里一阵恐惧，赶紧跑回院子。但我还是隔着门缝偷偷看着她。这时天色暗了下来，西南方向亮起七盏明灯，那光亮忽明忽灭，分不清是电灯还是灯笼，接着我看见几个模糊的人影在灯光里晃动。此时突然有人喊，什么时候了，还不走？走吧，什么东西也带不上的。那声音似有似无，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我看见祖母回头朝家里望了一眼，然后就走了过去……眼前的人影逐渐模糊，灯也熄灭了……

一阵哭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跑出去看。隔壁的婆婆正站在院子里，她对我说：“你奶奶走了，快去看看吧。”

我上大学期间闲来无事，突然想起了祖母的一些事，于是根据祖母讲的幽冥镇的故事写了一篇小说，叫做《幽冥镇》。后来在网上传播得很广，最后有家出版社联系到了我，再后来就出版了。

关于幽冥镇的那些事儿，完全是从我死去的祖母那里听来的，其实我并不相信它真的存在。然而，有人竟然收到了幽冥镇的来信。

## 2

记得那是2006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刚走进编辑部办公室就接到一个自称叫阿强的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好像对我十分了解，接着就提到了那封来自幽冥镇的信件，但是没有提到具体内容。他问我那个地方在哪里，当时我就明确地告诉他，幽冥镇，根本就不存在！但那人完全听不进去，讲到最后，他恳请我到济水县去一趟，因为人命关天！听到这里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虚构的地名会惹出什么乱子。

第二天下午，我向总编说明了情况，没等他露出怪异嘲笑的表情，我便冲出大楼，直奔车站。

当天雨夜，迟到的客车把我扔在济水县的郊区，然后溜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下车，但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打电话的人，尽快安顿下来。饥饿、困顿不断袭来，我从来没有过如此狼狈的感觉。

天阴沉得厉害，细雨开始滴下来。

我背着包，向着县城走去。

夜光表发出幽幽的蓝光，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加上天气的原因，大路上的行人车辆已经稀少得可怜。我点上一支烟，边走边咒骂着这该死的天气和那该死的客车司机。

古旧破烂的平房与楼房的交界处，那是济水县城的边缘。我

茫然地站在路口，任凭那昏黄的灯光洒在我单薄的身上。此时，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阵阵凉意袭来，我不禁打了几个寒战。当我拨通那个人的电话时，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冲撞了我的耳膜。

“请问您是梅小西先生吧？”

我浑身颤抖了一下，转身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我的背后，他中等身材，瘦削的脸上闪耀着雨滴的划痕，一双忧郁的眼睛，透露着丝丝难掩的疲惫。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穿着，他竟然穿着一件白大褂，这样子竟然让我想起了尸体！

“呃，是的……您是医生吗？看您这穿着。”我木然地站在原地，语无伦次地问道。这个场景，好像在我的一篇恐怖小说中出现过。一时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竟然忘记了具体是哪一篇。

那人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是替阿强来接您的，我姓方，叫我方羽就行了。还有，我在附近一家诊所工作，刚下班。今天天气够凉的，所以穿着工装就出来了。”

说着，他伸出手来，我们握了一下，他的手纤细而冰冷。

“呃，汽车晚点了，我刚来到这里，您跟阿强很熟吗？”我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些。

那人打量着我的背包：“我也是外地的，在阿强亲戚家租了间房子，您来了，我也有个伴了。”

“哦，我想我会很快地处理完我的那件事。”

“嗯。”方羽点了点头，但是他的脸上瞬时显出一丝否定的表情，“走吧，我们先到前面吃点东西，然后回去休息，明天我带你去见阿强。”

“好吧，谢谢你。”

“不用客气，很荣幸能见到你，我读过你写的小说。”

“啊，您认出我来了？”我惊异地望着他。我从未向读者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

“你的背包，还有你那张脸，已经泄露了所有的秘密。”

原来如此，这让我紧张的心情又放松了许多，或许是恐怖小说写多了，自己心理有问题。我说：“那好吧，谢谢你。”

方羽点点头，转身向着大街的深处走去。这条街道显然不是通向繁华的闹市，因为越往前路面越狭窄，房舍越残破。

他把手抄进白大褂里，身子挺得笔直，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望着他一耸一耸的肩头不禁有些后悔。我只知道他叫方羽，是个诊所医生，但是他身上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怪，这使得我的内心始终笼罩在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中。

这个时候找一家小吃店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眼前还是出现了一家。

店里已经没有顾客，老板和伙计正收拾着碗筷、桌椅。

我们在外面的位子上坐下来，头上有个顶棚，暂时摆脱了雨水的侵袭。

老板冲方羽笑道：“今天带客人来了，吃点什么？”

看来他们很熟。

“老规矩，加盘羊肉。”

老板笑了笑，一边忙活去了。我惊讶地发现那人的一只眼睛竟然是假的。

我望着方羽，问道：“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方羽喝了口茶：“幽冥镇，真是你虚构的？”

“你这做医生的不会也相信那个地方真的存在吧？”

方羽笑了：“医生也是人。前天阿强的岳母，也就是我的房东徐老太太收到一封信，寄信的地址写的是幽冥镇。”

“那封信现在哪里？我想看一看。”

“那封信已经被徐老太太烧掉了……不过你不必太失望，我在旁边看过一眼。我记得那信不是普通的纸张，据阿强说，那是猫皮做的，看上去非常的古旧，上面散发着一股奇怪的香味，我感觉像是……像是桃花的香气，对，我能肯定。除此之外，上面有一些难解的文字和一个桃花的图案。”

“这也没什么吧，或许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为此徐老太太还请了一个博古通今的人看了那封信，那人看到那张猫皮，以及上面桃花图案的时候，眼睛立刻瞪了起来，脑门直冒汗。我还看到他的两只手一直在抖个不停。”

“那他说些什么？”

“他说这种书信不是写给活人的，而是给死人传递信息的，也就是说这种信件写完之后要与死者一同埋葬，当活着的人想念死去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取出这些信件，据说重新取回以后，上面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图案或者文字，那些类似图案和文字的东西就是尸文。读懂这些文字，需要找到懂得尸文的人。那位先生让我们看了猫皮上面的桃花图案，然后指着一些奇怪的符号说，这里就隐藏着一种尸文，没人知道它们怎么读，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所有尸文都会表达一种密咒，这个密咒预言着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这种文字经常与桃花图案相配，所以也叫桃花密咒。”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他诡秘的述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不过看他那样子也不像是在撒谎。

“照你这么说，这是一种民间的风俗？”

“很不常见的一种风俗，我以前也听过一种怪异的丧葬习俗，这种习俗仅仅留存延续在一个古老的村落里，现在想来和这个猫皮桃花信有些相似，那种习俗是本族的人死后，要用桃花沐

浴净身，用桃花铺满送葬的路，用桃木做支架，建造坟墓的地下空间。”

方羽的话让我倍感好奇，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风俗，对于我来说真是损失，于是我接着又问：“是怎么送来的？”

“这个你绝对想不到，送信的是一只黑猫。”

“猫？”这件事简直诡异到了极点，“那寄信的是谁？”

“寄信的人是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徐恋。”

“徐恋，那种文字不是很难解读吗？你们是怎么确认的？”

“这个说来话长，不过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那只猫就是徐恋养过的。”

“‘养过’是什么意思？”

方羽没说话，他端起茶水，在我面前晃了晃，示意我喝茶。此时我发现他的手指竟然如此白皙细腻，与女人的手指无异。

侧身，我发现隔壁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女孩，淡青色的外套塑出曼妙的身材，她长长的头发半掩着脸，虽然外面灯光昏暗，我可以想象那张脸一定非常清秀。夜风掀起她一侧的头发，我发现她的嘴角正挂着一丝甜甜的微笑，嘴角还有颗痣，她就是徐恋吧？对！她就是徐恋。可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刚说到徐恋，她就到了！不可能，她不是在所谓的幽冥镇吗？怎么就会出现在这里？

我转向方羽：“徐恋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干嘛不介绍一下？”

方羽端着茶杯，瞪大眼睛望着我说：“徐恋死了。”

天！我猛地转身，刚才她坐的位子空空如也。

“呃……刚才那个位置有人吗？”

“什么？”方羽疑惑地看着我，“这里始终就我们两个人。”

我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

“徐恋长什么样子？你见过吗？”

方羽开始大口地吃着羊肉。

“吃吧。听她家里人说，她五年前就死了。我不经意间见过她的照片，而且还梦见过她，挺好看的女孩子，可惜了。”

“你还梦见过她？”

“关于这个我会慢慢跟你讲。”

“她的嘴角是不是有一颗痣？”我追问道。

“什么？”方羽嘴巴停止嚼动，猛地愣住，又一次惊讶地望着我。此刻，我希望他给出否定的答案。

“你也见过她？是，她嘴角的确有一颗痣。”

方羽的话如同当头一棒，我木然地坐在凳子上，整个头颅轰地炸开了。刚才我看见的是谁？我没见过徐恋，为什么知道她嘴

角有一颗痣？难道刚才的那位是徐恋的鬼魂？不可能的。

“我……我……”

方羽起身，拍拍我的肩膀：“你太累了吧，多吃点儿。”

我定了定神，决心不再想刚才发生的事情，也许太累了，太累了就容易产生幻觉。但同时我有一种预感，这会是一次诡异之行。

### 3

我们回到住处的时候雨已经下大了。

我和方羽都没有带伞，湿淋淋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我看见他那件白大褂，裹得紧紧的；我总觉得那块布包裹的不是一个躯体，而是一块蠕动的肉！最后那段路上，他的身子一直都在微微地颤抖。

他的房东确实很阔绰。三层楼房，明显与周围的破旧的小二层平房区别开来，但是这座房子的周围，几乎看不到一点灯光，显得一片死寂。站立在楼下，感觉那是黑暗之神的一座宫殿，突兀在黑暗之上的一座死狱。

“周围怎么这么静？”

“这是济水县的边缘。不久，这里所有的房子就要拆了，现在差不多所有人都已经搬走了，余下的不过十来户。”

“房东家这座三层楼要补偿不少吧？”

“嗯，或许吧。”

方羽推开那扇沉重的红漆大铁门，走了进去。

我发现，楼房的中间是一个二十平米的天井，房间分布在四周，一道水泥楼梯连接着各层。这么多房间，竟然没有一间亮灯。

方羽突然大声咳嗽了一声，一盏昏黄的小灯在头顶亮了起来。

“我们住一层，房东一家住在二层。”方羽推开一层朝东的门，里面是一个一米多宽的楼道，方羽打开第二道门，走了进去。屋子里黑乎乎的，我停住了脚步，等待方羽把灯打开。

灯亮了，我迈进去，上下打量着这个房间，总共有两间，一大一小；外间稍大一些，摆放着简单的桌椅，有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柜。方羽推开里间的门说，“你住里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家具有些简单，别介意。”

里间与外间基本无异，不过是床小了些。

“没关系。”我把背包扔在椅子上，坐下来，发现暗色的窗帘严严实实地遮挡着。

方羽拉开窗帘说：“这样的房子不会有很多阳光透进来的，所以非常的阴沉。我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并不在乎这些。不